

[舌尖人生]

炒豆子

□潼源布衣

儿时的口袋,总是空空如也,也总希望放着点儿什么。有什么可放呢?

爹把铁锅掂出来,捧上三五把沙子,放在煤炉上烧热了,抓一些新晒干的蜀黍放上。那些金黄金黄的蜀黍豆子,调皮起来,在锅里蹦蹦跳跳,啪啪作响。声音先是零零散散,而后就噼里啪啦乱成一片。有的豆子一高兴开了白花,有的还是保守的模样,只是颜色变得焦黄焦黄。

上学时,一人两把,把口袋充实。走在路上手拍拍口袋,鼓鼓囊囊的,心里非常满足。待到日高腹空,再不用咽口水来充饥。往口袋里一摸,抓出一把豆子来,玩得好的伙伴,一人分几颗。那没开花的,牙齿咬着脆生生的响,最有嚼头;开了花的,白生生地翻卷着,压在舌尖下,任由其绵软着,慢慢品出面的香味。

冬日里,不事桑麻,颇有空闲。巷子里,咚的一声闷响,间或十多分钟,再响,一准是炒豆子的把式来了。

揭开缸上的石盖子,盛上三斤多蜀黍,妈说,去,炒两锅。

炒豆子的把式,穿着结实的帆布麻衣,大脑门儿,脸黑得像他脚下的炭,分不清哪是鼻子哪是眉眼。坐在那儿一手拉着风箱,一手旋转圆鼓鼓的豆锅,不疾不徐,气定神闲。

火苗呼呼蹿起来,隔着铁锅舔锅里的豆子。豆子热血沸腾,一触即发。

放豆的袋子,前端用铁丝网撑着,后面是长长的布筒子,像盘踞着的一条巨蟒。

忽然间,那人一声吼:噤,让开。旋即将铁锅踩在脚下,右手一使劲,砰的一声,白烟顿起,缭绕得如入云里雾里。那豆香,绵长悠远,立时醉了人,也醉了悠长的巷子。

只看见小孩的屁股,他们的头俯在地上,急急地寻觅、捡拾散落的豆子。

豆子在封闭的空间里被烧到极热,瞬间的释压让豆子蓄积的热量爆发,它的花就开得更饱满、更蓬松,像一头时髦卷发,分着层次,白到极致,这是豆子一生美丽绽放的时刻。

小小孩嘴里憋得满满的,豆子顺着指缝往下掉,就这还要央求往他的口袋里再装几把。

做妈妈的,把一袋子刚出炉的豆子分些给左邻右舍,把另一个袋子口扎紧了,说:“去,给你婆家送过去!”



老树望月 李陶 摄

[说古论今]

诗话元宵节

□张永生

元宵佳节的盛况,在古代的名人佳作中有许多生动的描写,无论是李商隐的“月色灯山满帝都,香车宝盖隘通衢”,还是薛道衡的“万方皆集会,百戏尽来前”,都是对元宵灯会的生动描述。

唐朝时,元宵节观灯游乐已极盛行。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,无不夜游,“文士皆赋诗一章,以纪其事”。其中,被称为绝唱的是苏味道的《正月十五夜》:“火树银花合,星桥铁锁开。暗尘随马去,明月逐人来……金吾不禁夜,玉漏莫相催。”将元宵节的盛况和游人的兴致表现得完美无遗。

宋代的元宵节更是热闹异常,北宋词人辛弃疾在《青玉案·元夕》中写道:“东风夜放花千树,更吹落,星如雨。宝马雕车香满路。凤箫声动,玉壶光转,一夜鱼龙舞。蛾儿雪柳黄金缕,笑语盈盈暗香去。众里寻他千百度。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,灯火阑珊处。”结尾婉约含蓄,意境优美,余味无穷,为世人所传颂。

清代董舜民的《调寄御街行·元夜踏灯》词云:“百枝火树千金屐(xi è),宝马香尘不绝。飞琼结伴试灯来,忍把檀郎轻别。一回佯怒,一回微笑,小婢扶行怯。石桥路滑维钩蹶,向阿母低低说。嫦娥此夜悔还无?怕入广寒宫阙。不如归去,难畴畴昔,总是团圆月。”把观灯的少妇写得极有韵致,体态盈盈,半戏半嗔,不仅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,还把笔触深入观灯人微妙的内心世界。

元宵灯会为青年男女提供了自由接触、表达爱情的机会。宋词中有不少这方面的描写:“火树银花触目红,揭天鼓吹闹春风。新欢入手愁忙里,旧事惊心忆梦中。但愿暂成人缱绻,不妨常任月朦胧。”这首词写了一对情人在元宵节观灯时幽会的复杂心情,为我国古代描写爱情的佳作。

可惜,很多时候,有情人难成眷属。欧阳修在《生查子·元夕》中写道:“去年元夜时,花市灯如昼。月上柳梢头,人约黄昏后。今年元夜时,月与灯依旧。不见去年人,泪湿春衫袖。”通过元宵观灯,触景感怀,抚今思昔,表达了词中人不忍悲伤的心情。

羁旅怀人,佳节更添愁绪。北宋毛滂的《临江仙·都城元夕》:“闻道长安灯夜好,雕轮宝马如云。蓬莱清浅对觚棱。玉皇开碧落,银界失黄昏。谁见江南憔悴客,端忧懒步芳尘。小屏风畔冷香凝。酒浓春入梦,窗破月寻人。”通过对元宵节热闹场景的描绘,抒发了他的孤独伤感之情,读来清新哀婉。

李清照的词为婉约派之宗,她晚年赋元宵《永遇乐》词:“落日熔金,暮云合璧……”淡雅清丽,委曲精工,情景交融,跌宕有致。全词通过南渡前后过元宵节时两种情景的比照,抒写国破家亡的感受,愁苦落寞的情怀,堪称元宵词绝唱。

千百年来,这些诗篇为元宵节增添了无限光彩,今天读来依然能让人感受到元宵佳节的盛况及其独特的魅力。

[老街旧话]

“锅圈儿”取暖

□沙草

年前有几天特别冷,天气预报说是这个冬季最冷的一周。气温在零下八九度,早上出门,有些冻耳朵了。

我把外孙女送到有暖气的幼儿园,回家的路上,想到现在的条件好得真是没法儿说了。家里有暖气,单位有暖气,就连坐车也冻不着,小轿车自不用说,乘公交也有空调,真是享福呀!

我们小时候却没有现在的福气。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,上小学时,冬天上课大家冷得受不了,会不约而同地跺脚取暖,响声一片。明明是违反了纪律,但老师也同情,总是面带微笑地给大家几分钟时间,让小同学们暖和暖和,然后接着上课。

冬天天短,在家的时间长,尤其是到了晚间,天冷得出奇,取暖的办法也有限。那时候,煤的供应靠煤本,按家中人口多少分三类,人口多的家庭也就多三两块钱的煤,一块钱的煤有七八十斤,平均下来,每人每月也就几十斤煤用,主要供做饭。

奶奶想了个办法,用热锅圈儿给孩子们取暖。因为烧的是碎煤,锅台上有支锅的泥锅圈儿,一

对儿,自家做的,用黄胶泥和上麦秸,趁泥湿时捏成弧形。饭后,趁着它在做饭时留下的热量,用破布包好,然后抱在怀里。有时睡觉放在脚头,也能抵挡些寒气。

说到睡觉,那时还有个办法,就是把棉衣棉裤放在两层被子中间,第二天早上起床,穿衣时不那么凉。当然,如此安排,你的睡受(方言,睡姿)得好,睡受不好,第二天早上那棉衣裳就全滑到地上去了。

现在想来,那时候冬天感到奇冷,有气候上的原因,比如那时冬天下雪是常有的,一冬里要下好几场,不像现在,雪快成稀罕物了。下了雪,房檐上的冰溜有一尺多长,光滑明亮,要好几天才能化掉。也有物质上的原因,住的厦子屋,椽子头之间塞的是泥巴,天长日久,碱化松动,朔风会乘虚而入,不停地往屋里灌。

后来,生活条件好些,有了蜂窝煤,煤的供应也放开,不再限量了。屋里冬天就生了取暖的炉子,装了白铁皮烟囱,暖和多了。厦子屋里,炉子上早晚有烧水壶,冒着热气,吱吱地响,那日子也挺让人怀念的。

来稿请投

zhout9461@163.com